

無
德
怪
傳



●
郭松滔

怪
怪
怪
怪
怪

无德怪传

郭松滔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无德怪传 / 郭淞滔著. — 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8.7

(河洛风文丛 / 艺辛主编)

ISBN 978-7-80240-210-2

I. 无… II. 郭… III. 无德怪传—文学—小说集 IV. I 206.2-53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85964 号

书 名: 无德怪传

主 编: 艺 辛

责任编辑: 潘爱平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 100009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洛阳市天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: 9.75

字 数: 200 千

印 数: 1-1000 套

版 次: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6.00 元

目 录

序言

1、无德怪传	1
2、爱的色彩	199
3、金条	218
4、大医骨仙与中国将帅	233
5、大医骨仙的爱国情结与高超医术	246
6、一个右派的传奇	257
后记	306

无德怪传

郭淞滔

1

吴德命运的改变,源于他的一次挨黑砖。

1976年春,公社农中晚自习后,农中教师的他匆匆走在回村的路
上,突然听到快速杂乱的脚步声,他猛一扭头,半截砖头就狠狠砸在他
脖子上,他来不及喊一声就倒了下去。这一砖头砸得他离开了农中,
这一砖头砸出了个明星企业家,砸出了一部传记一部诗集来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,吴德在河滩醒来,只觉得浑身生疼动弹不得,
艰难睁开眼来,只见三星已挂上东天,至少五更时刻了。他四下一望,
却发现自己躺在河滩河堤下,他吓得头发根都立起来了,连忙要站起
却咋也站不起来了。抹一把头上脸上的汗都疼得他直颤。这才发现
他脸上手上腿上满是血,他一下清醒了。他昨晚是被打昏过去的,醒
来后发现身边有条标语写着:“金猴奋起千钧棒,砸碎妖魔怪无德”……。

凌晨他又被冻醒来,努力想爬上河堤的时候又发现一条大字标语
斜挂在河堤上:“再跟革命小将作对,砸烂你的狗头!”他一机灵彻底明
白过来了。打他的是他的学生,他体罚和训斥学生太狠,或骂学生太

损？可有哪个老师不是刀子嘴豆腐心呢？至于学生背后还有什么人，他不得而知。

总之这个农中教师他再也不能干了，他不能献了青春献终身，断了腿脚再断脖子筋吧，不能脑浆开花也不回头了。他终于爬上河堤招呼路人把他搀扶到大队部门口，他要向林大队长声明，这个孩子王他宁死也不当了。他拦住林森大队长：“我都被打成铁拐李了，你饶了我吧……”他泣不成声的躺倒在大队部门口。

“你这人就是嘴太刻薄，得罪人不当一回事，现在学生不是蒙学班，现在是爷，到处批翻案风。你能球啥哩？整顿啥纪律？”

“我的职责，我的良心……”

“好了！你歇几天歇好的话就到大队来！毛主席最近批示：社队企业是“阳光灿烂的事业；”市委李书记要来咱社蹲点抓社队企业了，咱泥腿子要办工厂了！你有墨水就用到这儿吧！”

一九七八年底，冬春连旱的商都大地迎来了第一场春雨。春雨中，一个不足一米六，二等残疾的小人物在伞下疾行。刚刚传达的一号文件发出“双包一自主”的联产承包号令，农业生产立刻生机勃勃。腾出手来的林书记，又把个倒闭的小厂交到 他手里说：“你要学学做指挥员了。”他深感肩上责任重大力不从心，他要求外出考察，他要赶往温州、晋江、杭萧看看，他要看清中国，他不是吹的，他能一鸣惊人……从温州晋江考察回来，他像打满氢气的气球一个劲的想飞……

他不是北京市那个孬东西，他不是东西是南北。不，南北水火不容，他应该是中，是搁哪儿哪中。社员们讽刺他是第一能，他毫不否认自己是南园第一高人，是唯一的师范生。社员说他羊屎蛋打弹弓能豆上天啦。他说劳心者治人是千年古训，地仪天经。社员背地叫他吴大牙他听不到，但却乐意同学和好友们叫他鹰。他收下巴，大呲牙，总厥着薄而前凸的嘴像个鸟喙，荔枝眼一瞪红彤彤的猫头鹰一样吓人，鹰不是燕雀，不是鸡犬，他要一鸣惊人，他要搏击长空，他一定要抓住机会。这机会就是借出差韶关考察珠江春汛。

几声春雷滚过，雨下大了，黄油布伞唱着欢歌。“正月响雷墓疙堆，二月响雷粪疙堆，二月的雷是凶还是吉呢？”他又犹豫起来。他此行的前程就像这雨天，雾蒙蒙雨菲菲泥泞艰辛。他又想管球它哩！出

行遇雨就是个好兆头是浇运,像穆斯林的洗礼。何况今天是龙抬头的吉日吉时遇到吉雨呢,他又迈开大步在春雨中疾行。三中全会推倒了他头上的三座山,他当上了工厂的负责人之一,但仍有人瞧不起他反对他:“什么这人怪乎,不咋的,会坑了大家的。”“驴鞭不能上供,狗肉不能上桌,他算哪盘菜?”“他娘的×,老爷要让这些球人长长见识!”他愤愤不平。他想:1号文件后就是2号文,2就是个不规正的工字,该解决乡镇企业问题放手干了,此时不干更待何时,他自信的向火车站飞奔而去。

2

他全面负责工厂是在1980年初,计划经济坚冰开始消融,市场经济发芽萌动,人们无所适从。一时炭黑滞销,活性净水剂太超前,没有强制,刚吃顿饱饭的人谁肯用。不久,他又因油料投机被一刷到底。刚下任的厂长庸碌无能,搞得工厂欠债20多万,债主逼门,官司缠身,工厂关门工人回家,只留少数人搞设备维护保养。吴德来厂闲转时发现电焊工没关严氧气瓶提出批评,两人当即吵起来,直吵到维修厂长刘黑子处。

刘黑子护短训斥吴德说:“当你是谁呀?说句中听的你是技术副组长,说句难听的你是臭老九,戴毛蓝充大头,露球能。敢停我的人干活?啥毬一见明火就爆?我就不信这个邪了!”“不信你就试试呀,吹牛不贴印花,你根本不敢!”“我怕它个蛋,毬毛掉不了一根”。他气哼哼走向氧气瓶前掐着烟头就去试。“危险!你别拿性命赌气!”吴德伸手制止他。他暴喝一声推开吴德,红红的烟头就往瓶口伸去。突然电闪雷鸣轰地一声巨响,刘黑子整个人飞上了天。吴德也燃起一身的火,他迅速滚入排污沟内,火熄了他留下了一身的燎疤。而从天上摔下的刘黑子却变成了几块焦黑的炭疙瘩。人们手忙脚乱扑灭大火,这才发现车间的一角也坍塌了,整个厂房也被拽得东歪西扭残破不堪的。

刘黑子是该死,才当了几天副厂长,工字农字都分不出就熊人;原厂长也真稀屎皮,一见这么大事故还死了人,连夜夹铺盖溜之乎了。真他妈窝囊废。这厂还得我吴某人主持。他这么想着,刚敷过烧伤

药就从烧伤医院跑回来，一头扎进厂里，在倒塌的厂房前整理着破碎的砖瓦。这个厂是他赴温州考察论证设计的，他使这个厂摆脱困境，有了主导盈利产品。现在厂长跑了，工人不来了，他来。他像抚摸伤残的儿子一样抚摸断垣残壁，心里的痛比身上的燎疤还疼。这时在他身后很久的支书拍一下他肩膀，他猛回头：“书记，你吓我一跳……”两荔枝眼红通通的。

“吴德呀，随我来！”村支书把他拉到五九天的阳光下：“拍一下就一蹦几跳，那更吓人的事跟着哩，经支部研究任命你为工厂负责人，刘黑子的事由大队处置，不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“不成，我人单力薄，身上还压着三座山，我父亲，叔叔和老岳……”他揪着蓬乱的头发欲哭无泪的：“他们是富农，坏分子和地主分……”

“吓怕了，不相信党了是吧？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吗？今后要专心搞建设不搞运动了。你是块料就要站起来挑重担！就要把厂子救活。决不能让全村人的钱顺汭河打水漂！”吴德瞪大荔枝眼，不知该说啥，泪水扑扑嗒嗒的滴下来。上次是几个负责人之一，这次就明确他一人，他深感责任重大。一大早就背着被褥牙具走进工厂。接着，厂门口贴出返厂通知，除死亡和逃跑的厂长外，工人一个不缺的站他面前，把他们的希望和梦想，疑惑与踌躇都投注到他身上。在产品无销路，生产无任务，经营无收入，债务无还处，人心无盼头的时候。有人为他捏着一把汗，有人却想看笑话，说风凉话：“能豆上天了，摔下来也得碎十八瓣，比刘黑子还惨！”他镇定又旁若无人的高声宣布：“一，是稳定。副厂长，车间级只动一个人，大家要和我团结一起，同心自有回天力。二，是分权。划小管理核算单位，使中层高效机动有职有权，变生产型为经营型各自找米做饭。三，是调整。减产净水剂，增产炭黑，尤其是 N330 高耐磨黑。”

他并不高但却坚毅，瞪大荔枝眼，发出宏亮坚定的声音：“开除违章操作造成事故的电气焊工××，任命原技术组长赛都为生产车间主任，建立土建组修复倒塌的厂房。四，待大修一结束，立即组织百天大战，跳起高摘桃桃。”

吴德知道这时接手工厂，其实是接手没人敢接的烫手山芋，是接

手艰难和责任,是爬坡登山,要么工厂重生,要么埋葬自己。但他一定要紧紧抓住这千年等一回改变命运的机遇。那时他日夜考虑的就是绝地重生的问题。原厂长搞得工厂不仅缺乏技术设备,更弄丢了原料计划和销售市场。因质量争议,工厂和商都轮胎厂已停止了多年的业务来往,至今20多万还压在轮胎厂成为两厂的死结。哼,想看我摔成刘黑子,别忘了我是鹰!我他妈要一飞冲天哩。

当吴德拿到大队给付的万元救急款时,他对支书说:“一万不过杯水车薪,甩到厂里连个浪花都砸不起。不如让我拿它变出十万二十万来,原则是你甭问钱花哪儿了。只要厂起死回生。”“你别胡来,而且得有个担保?”“用我的命,用我全部家产!”吴德坚定的押下自己的身家性命。“空口无凭!”“三人为证。这么多人见证你还不信,难道我能拿命开玩笑吗?”韩信将兵,他把自己置之死地而求生。他一头扎进商都轮胎厂,由科长而上层层疏通。怎奈厂长是个老八路,他碰得鼻青脸肿。于是又用同学顾问关系,从能化局下手,加入橡胶协会,聘请局长为工厂顾问,鼓励局长召八路厂长赴会。然而八路厂长一见吴德却死活不肯入席。吴德无计可施,总不能让二次努力告吹吧?“哀兵必胜”他立即进入角色,哭泣着跪下,“你大人不计小人过,宰相肚里能撑船,我给你磕响头求你了,你不给面子,我就磕得头破血流!”他真的以头碰地磕得咚咚响。八路厂长连忙过来搀扶他说:“男儿膝下有黄金!我可经受不起?”他仍直挺挺跪地说:“我连父母都很少跪的,但我单跪你这老八路、老功臣、老菩萨,救救我们厂、救救全村人吧?我是代表全村3000父老来跪你的,全当你救贫扶困了!”吴德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又要磕头来了。“中,冲你为全村人这一跪,我啥也不说了?”八路厂长也不倔巴了,使劲把他拉起。危局奇招,败中求胜。只要舍得身份脸气敢为群众一跪,没啥攻不克的堡垒。于是在局长的协调下质量问题变成了价格问题。于是,吴德带着礼品走进了八路厂长简朴清洁的家。

八路老嫂子正坐在床沿给女儿的大襟盘扣呢。“老嫂子,一把年纪老眼昏花还这么辛苦呀?”“没办法娃们多呀,他又忙得不沾家……”“刚好我买了台缝纫机,家里没地方放,就送给嫂子啦!”“俺那老东西能想到这些就好了,要他弄张缝纫机票他都不搭茬,高价买,花

钱老鼻子了，使不得的。”……

不久八路厂长批下来十八万元货款……

几天后，吴德推一辆铮亮的新飞鸽，带着酒肉跨进林支书家门，把十七万的银行支票，200吨的销售合同与新飞鸽放到支书面前时，他两眼红彤彤地哭了。

立刻全村沸腾，像开锅打鼓一样热闹起来。“真是神了，吴家老坟冒烟了，不防这黑小子还有这一手呀！”“高过两支书仁县长啦！”

“人家上鞋不用锥子，真中啊，心计十足，精明到家了，”“这是南园村历史上第一次辉煌绝顶的胜利！”人们对他另眼高看，仿佛一颗新星升上夜空，村民们不得不仰视，不得不感到眩目耀眼。工厂炸开了锅，鞭炮放了一整天，厂内职工食堂免费供应酒水香烟，喝足一毛烧的工人大声地吹着吴德的神话，吹得天花乱坠，魔力通天，神乎其神。老辈人也不由得伸出大拇指，孩子们吃着吴德发的一袋袋葡萄干，果干，高兴得撒欢蹦跳，喊声震天。南园出能人了！南园有上八仙……吴德家的几间破房子也热闹了好多天。有了合同还得跑原料油计划，他就立即打报告申报油料计划。但李书记已不在市里了，他在这儿时曾特为工厂召开专题多口支援会，特批油料钢材计划，工厂万事顺溜。那时吴德是技术后勤厂长，厂里只用焦油葱油少量重油；而吴德报的却是焦葱重柴汽油样样全，把柴汽重油转手交李书记弟弟以市场价出售。甚至把钢材也转给他弟弟的石油公司为其谋利。

李书记降职调走后，吴德也被撸到了底，成了一名技术员，工厂也失去了油料计划。市场价购油高出计划二三倍，哪有利润可言呢？吴德要尽快恢复油料计划，就连夜扒煤车到省城去找人。半夜里，他一步跨进李书记家去，却把嫂夫人吓得一声吼叫咕咚倒地。她看到一个黑鬼扑进门来，红眼黑鼻子，大白牙龇得几指长像要吃人。她倒在地下直直的嚎啕。

吴德一动也不敢动了。李书记用抹布擦过他脸，才认出是吴德这小黑鬼，拍一下他肩头，又飞起满屋的黑灰；书记让他坐他也不敢坐，让他洗澡换衣服；嫂夫人在里间哭着嚷：“你想害死我呀！就这马上得拖地换沙发巾了！让他到街上澡塘子洗去吧！”吴德一动不动的站着报告了要油料计划的事，只有薄嘴煽动着，只有满嘴大牙是白的了。

李海说：“如今不是在商都了，我批了不算，这里批油得有计划！”“那咋办？我可是靠上书记的门了！你可不能怕染黑了？”“哪里话？早染黑弄污了，我哪能不帮你呀？这样你先找地方住下，咱明天再找人，好吧！”嘴上说着，他心里还真感激着这黑鬼，若不是吴德这小子拦下倒油的全部责任，真不知这会儿自己能在哪里呢？吴德掂着鞋退出房去，找一家浴池争执半天，出洗澡住宿双倍的钱，才在浴池锅炉工休息室里过了夜。第二天吴德买来新衣，扔掉那黑鬼衣裳，带着厚礼，西装革履的出现在李书记家，慌得嫂夫人丢下拖把连忙迎接他，还说昨晚吓死了咋也没想到是他，一夜黑地都做恶梦哩。日她娘就跟钱亲，那里还认我这患难兄弟。

在省计划统计厅，看在经委李副主任面上，厅长写下一段话：“我们历来不主张在没有原料的地方建厂。但对已建厂多年的乡镇企业还是要支持的；仍维护其原 5000 吨以下的计划规模，不得突破。今后如扩大产能则应自行解决原料问题，特此！”然后，吴德设宴答谢二位领导。

作为乡镇企业敢于报名参加化工部全国订货会，本身就需要胆略和财气，吴德把家产抵押拿五千元贷来十多万与厂里其他钱全部带往烟台；在顾问帮助下包了烟威警备区招待所，把客人请来吃住，拉客人到景区边玩边谈生意。拿卡秋沙（烟）、手榴弹（酒）、炸药包（礼包），与美女陪游敬酒，攻城略地。客人看他们来头大，有军队背景，美女助兴，好礼鲜多，热情厚重，纷纷找他们订货。大予宋处长就是这次会上结识的。他一举订货三百吨，成为工厂第二大用户。吴德知道这决不等于占有了大予市场，后面还得一套花拳绣脚哩。会后立即陪宋处长来到山阳，向宋夫人礼拜后，在七贤楼宴请章厂长等人，正推杯把盏间餐厅里闪出两个美女，长袖翩翩托一座莲鹤方壶走来，向章厂长捧上青铜重宝，贺了吉祥万福后走进红黄绿紫的舞女阵中，立时在“高山流水”，“蝶午莺飞”的古曲下，六美女翩翩起舞，香风徐徐。众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，赞方壶之精美大气，赏美女之曼妙姿色。章厂长难得一见的笑了笑，葛主任妙语善溜的说：“莲鹤方壶，其实是祝老板莲心高洁，鹤寿万年，连贺连升……”“嗯！”章厂长又满意的哼了两声，大家才敢开怀畅饮。这托壶的二美，一个叫水灵，一个叫美玉，美玉是甲洛

的新娘子。

宴毕质检处干部技师，一次性付 300 吨炭黑化验检测费后，吴德说：“随后分批次的化验费照付，哥们要把好关啦！”然后家访了章夫人章小姐送几份小小的港式时尚礼品。

刚回商都电话就追来说：“包装不合格不能入库；污染了道路要罚款禁运。”吴德拨马赶回，答应给仓库付装卸费，承诺下次一定换包装。实际卸车是本厂装卸队的人，仓库只指定货位。接着厂管处、计量处、保卫处、环卫处、标准化处等都来把关下嘴，吴德一一陪酒甘作唐僧肉，终于打通各种关系站住脚。接着北征南下在各乡镇企业纷纷关门倒闭的时候，商都 CN 厂却生产红火，订单雪片样飞来。解决了百多号人的工资奖金和村干部的工资花费，还能保证村民的年终分配。社员纷纷夸：“吴德真是神了。”他说：“神他娘个屁，全靠每年一万多的救命款；全靠请客送礼实报实销；全靠书记的大力支持，那些没有这笔经费的企业全被捂死捏死了……”很快，吴德成了受命于危难之时，挽狂澜于既倒的强者了。但他不满足又迅速组建供销经营办公室，提出经营五字方针，快、变、准、优、新。快就是迅速在全国组建炭黑市场信息情报站。聘请信息员，及时掌握市场需求与变化。变就是应激应变，灵活多变，及时调头规避风险。准……优……新……创新创举创意。他不拘乡企或国企模式，三十六计计出新；七十二变招招致敌，黑猫白猫“拿来主义”，什么“师夷制夷”，“础润张伞”，“将顺东风”，“见微知著”，“草船借箭”，“反弹琵琶”，“哭灵祭周”，“偷拳拆拳”等营销策略无所不用其极。许多技战术被他研究破译，“先友后售”，“以人及物”，“搭车销售”，“打楔赞助”，“小姐陪游”，“家政服务”，五花八门的权谋手段全被他应用得烂熟。他说：“我们必须割须断袍，必须把乡企的杂毛长须割掉，必须把国企办社会的拖地长袍断掉，集中大权立地决断。”除金钱开道外他更注重情感投入，“立雪拜佛”，“风雨接站”，“牵马送友”，“摩女陪酒”，“警车开道”，“歌舞迎宾”等奇门怪招屡建奇功。奇思妙想，逆向营销，“棋外落子”，“事外用功”，“借机生蛋”，“搏沙成兵”，“歪打正着”。百姓称他怪人，领导赞他怪才，朋友说他怪杰，仇家咒他怪胎，客户称他魔术师大怪。他就是品乖行怪，骄子“人精”，枭雄猛鹰啦！

1984年春节后,为上新工艺生产线他冒雨赶往贡城市化工部某设计研究所,用两盒烟打通门卫来到所长办公室。一个冷漠斯文的所长,没听完他叙述,立马仰靠在沙发上朗声大笑:“开国际玩笑啰,像这样生产单品种黑的村办地坑小厂,地图上找不到的小粒子,微子想生产新工艺炭黑,法子没得路子没得啰!”他连连摇手:“让你厂工程师带30万转让费来,我们不能白滋八滋送你新工艺。”说罢就拂袖而去。他吃了个大没趣,被秘书请出了研究所。

吴德在研究所门口直站了两三天,脚都站麻站肿了,他曾请出租车跟踪过所长的车,也曾到家属区打听过所长住地。一听北方口音,一看黑脸撇嘴,红眼猴腮,人家啥也不跟他说也不许他进家属区。他只有站在所门口感动上帝了。天下着雨阴冷阴冷的,风湿漉漉的刮得他直打颤;他原地跑跺着脚坚持着。春雷在云层里闷声滚过,雨下得更大了,黄油布伞有节奏的甩着雨花。“呸!他娘的敢让老爷淋雨,明天我要你为冷漠哭泣!”在这绝望的时刻,他想的却是报复,这就是吴德。他脸庞乌青,下巴紧收嘴巴前厥,耷拉的双肩,高昂的头颅,紧锁的粗眉下,两眼闪着愤怒的红光。“小同志,人都走光了还站这儿干啥?”多熟悉多亲切的声音。“你是北方人?”他眼前一亮问。“北国商都人!”吴德一下跳起老高,汪满两眼的泪咕噜噜落地:“我商都市郊,咱老乡,乡亲啊!”他丢掉雨伞扑过去,湿冷的手抓住人家的热手抖着“你贵姓?”“姓宗”。于是他在宗工的帮助下,拜见了研究所姜总。颤抖抖握住姜总的手他说:“晚辈失敬,今带长白参一支……唐三彩一骑,莽撞叩拜教授级总工,不成敬意……”

刚刚和姜总说出个一二,厂里电话打来要他马上回商都向新厂长交接手续。他又被降为技术副厂长又排到了最末位。咋办?回去交权不违背组织纪律,但他不听,背绑手撒尿不甩哪一套了。他要留下来谈判签协议,他恐怕一旦协议告吹,再也进不得研究所的毳门了。他要趁公章在手造成事实。按姜总的建议在贡城没找到合适礼品,他即乘长途车直奔成都而去。

几天后他又回研究所,再次拜见了常所长。所长微笑着伸出手,“回来了?”“回来啦。”“够30万吗?”“噢!也许更金贵!是二三十年前所长的老乡,是相如抚琴图……”

“哪个是古画?”“当然得了。”“常某乐得一瞥!不怕你龟儿子逛老子……”

吴德迅速展开一卷画轴。所长静心墨磨,反复研察,放大镜仔细滑过所有画面,反复寻觅丁点疑问,口中说:“龟儿子,你莫得耗子弄事,把我个老猫也搭进去啰?”“我来求您的那敢骗您。”吴德点头哈腰的。常所长更加认真盯着任何可能的瑕疵或赝品的疑据,一时忘记了吴德的存在。他从年代、画派、画风、画家印、收藏印,品相,尺幅甚至老松树皮的斑驳都一丝不苟的考勘。有时较满意的点头,有时怀疑的摇头,最后丢下放大镜:“你鬼儿子别涮我啰,你哪个搞得的?”“特为所长从成都请来的川派力作,岭南名家珍藏,所长若不嫌弃,权作吴某晋见之礼!”“公是公,婆是婆嘛?哪个和技术协议毫无关系啰?”“请放心,一码归一码嘛。”所长十分老练的收起画卷,口中叮咛着:“待行家鉴定后一准还你啰?”吴德明白这是勉强笑纳。这时姜总走进所长室:“吴厂长有意搞科技咨询……”“总师你作主吧!不过草签以前呈我过目啰。”所长挥挥手,姜总拉着吴德悄然离开。

协议刚拟出三条五款商都电话又来催了。吴德拿起电话:“急啥哩?杀人也得等午时三刻……,他妈那×,我是为集体办事,不是八大王^①不搞私有制,他不能把我毳毛咬掉一根!”他扔掉手机躺到床上,眼泪花花的看着天花板。

更让他气忿的是所长不肯在咨询费上让步;收了人的画,又不肯松动咨询费,真他妈老鳖一。他干脆退掉旅馆,挤到宗工家吃住,作长期抗战准备。这下姜总、宗工可忙活了,天天去求所长;几经周折终于以8万元签下协议。宗工老婆多次催宗工赶他走人,几度交涉吴德仍纹丝不动说:“走容易,我比你急,我等家里汇钱来的?我他妈带的几千元钱被风刮跑了!”吴德摊开双手他算赖上老乡了。无奈宗工借给他五六百元,打发他和李高工上车。

在回商都的火车上,二人海阔天空谈得很投机,谈着谈着就谈起办企业的千难万难,连吃饭时间都忘了。当他们到餐车用饭时,只剩

① 八大王是改革开放初期,八十年代早中期在温州出现的八大私有经济业主,后多被逮捕又无罪释放。

咸腌蟹和毛蛋什么的了，吴德点了腌蟹和毛蛋，麻婆豆腐，虎皮辣子；打开杜康酒，二人吃着喝着，突然李工瞪着眼问：“你咋连蟹壳都吃了。”吴德停住嘎嘣嘣的咀嚼，端起杯酒吱的一声喝下说：“我这叫粗吃，一手持蟹螯，一手持酒杯，好吃有味，营养补钙哩。你哪蟹壳别扔，也是我的下酒菜！”“秋天蟹黄肥美才好吃，腌过的只能品！”，吴德笑笑：“咸壳嘎嘣脆，越嚼越香美”他又抓起毛蛋剥去蛋壳，毛蛋鸡哪长长的绒毛也不择不去，塞进嘴就大嚼特嚼，然后又吱儿吱儿的喝酒。李工说：“你的吃相真怕人！”“没啥怕的，我吃烧鸡从来是脆骨，骨髓全吞，很少扔的。小时候，我常在瓦砾堆里抓蝎子吃，咸咸香香的可美哩！”吃得李工浑身麻杀，扭头吐吐舌头，心想：“难怪你那么长的牙！”其实吴德的脸更像蟹壳，而且是青灰色的。

回到南园，先把李工安排到自己家住，立即去找林支书。支书训他不像话接通知 30 多天才回来。他就从出门万事难和撤他厂长，开除他厂藉说了大堆牢骚话。支书训他：“还把一切献给党哩，一点考验都经不起，让人咋替你做工作，咋为你说话？你知道吧？现在各地正反对雇工剥削，反对资本主义私有经济，你哪一套哪经得起风吹草动？能没人反对？能没人质疑你姓社姓资吗？”他说：“这会儿协议都鸡巴签了，人也领来了。你看咋办？要不你劝人回去吧？”支书淡淡一笑：“我找厂里说去，你回去还干技术员，专负责新线，其他啥也别说别管了。晚上把李工领到车站酒店我为他接风洗尘。你要沉住气，别嫩了！”

于是，吴德把被扔到会议室墙角的被褥，往两张合并的排椅上一铺，就睡安稳了。他不肯轻易把被褥搬回家去，他忍气吞声闷头只管建炉子，决心要把新线建起。仅凭李工一份 2000 吨贯通炉简图，在没有筑炉工，没有施工工程师，没有监理的情况下，吴德眉毛胡子一把抓，从打三合土地基到约请筑炉工，请不来大商农机厂筑炉工就把土建组大师傅弄来，牵骡子当赛马。他们看不懂图，吴德就现场讲解，把草图变成祥图划上黑板，把尺寸的 m、cm、mm 变成公尺公寸厘米毫米，甚至注明丈尺寸分，一遍遍讲解比画，甚至搬砖活耐火土、掂瓦刀抹泥子他又是现场的大工小工。后来为加快进度实行两班砌筑，为保证质量吴德就夜以继日、既当杂工又是监理和工程师，瞌睡了对住水

管淋淋冷水，疲劳了灌瓶白酒啤酒嚼两个花生米，就这样他坚持了五天六夜，当李高工验收满意，同意低温烘炉时他却歪倒在炉旁睡着了。工人们心疼地把他抬进厂长室，从会议室拿来他的被子盖上，派人守在厂长室外，不许现厂长和任何人打搅他休息，甚至连电话也给掐了。他整整睡了三天三夜，当他睁开眼时先吓了一跳，我咋又睡到厂长室了？不是做梦吧？连忙跑出室外，询问咋会睡了厂长室，询问炉子咋样？工人说：“你过阴了吗？啥都忘了就是没忘炉子，都进入烘炉几天了！”他跌跌撞撞跑到炉前察看，全厂沸腾了。

“吴厂长醒了，新线有望了！”工人们仍然叫他厂长，他也感动得直想哭。满眼的眼屎疙瘩，睡肿的瘀眼泡，鼓突的荔枝眼，尖尖薄薄的嘴唇颤抖着，裂嘴龇牙的不知是难受还是高兴。一会儿又满脸的泪水纵横交织的爬……

接着的难题是风力输送管网，他硬是在李工的帮助下，同箍辘锅的小贩一起敲出了风送管道，并在机修钳工的参与下顺利完成非标管路安装，经过一段调试成功生产出 N220 新产品，满足了大予厂加重轮胎生产和提高质量的需要，牢固占有了第一市场。

当企业原来的短腿变成长腿后，厂里不仅没有油料储备而且也没钱买油了。厂长要停产，吴德强烈反对。他毛遂自荐担任财务供销厂长，要空手讨油去。支部讨论时更有多人反对，说他满脑子满肚子资本主义坏水。书记却强力支持他说：“谁能空手搞来原料油谁负责供销，管他黑猫白猫哩！我们派俩人出去搞油，谁搞回油就用谁。”第二天，书记拍着吴德的肩膀说：“看你的了，希望你再次把工厂救起！”他却扛扛书记搓搓手指说：“我不能囊中羞涩，变把戏是不能玩露手脚的。”书记给他三千元，他搞来贡米带着小磨香油，唐三彩等，驴子一样驮着货出发了。果然，他用一千一千的小惠买来先发货后付款的便利，把一车车的油料弄来了。书记的贷款一到位，吴德的货到付款也兑现了。接着吴德从大予，东湖要回货款，长久拖欠工人的工资也补发啦！而此时吴德搞资本主义回潮，吴德有野心的谣言又风行厂里村里，使人人避而远之。支书大怒：“社会主义总不能不生产不吃饭，像秋蝉一样光唱高调喝西北风吧？那些告状的能手，搞生产建设是孬种！”于是在区委书记支持下把原厂长调回村去。林支书拍拍吴德

的头说：“放手干吧！”

是该放手了，有区委和支部的支持，特别是这次下野令他增长了见识。他理直气壮的下达第一号厂长令：“副厂级与科室领导一律待分配，个别人退回村里。技术工考核上岗，实行计件量产工资制等。同时成立厂办，聘龙水灵担纲，实际不过看门掌印；他内心却把她当花瓶小蜜。但自从有了她以后，他不仅昂起了头，不再比人矮一截，而是比谁都高了一头。后来，又买来小汽车坐上专车，闻着刺鼻的汽油尾气味，他兴奋得忘掉自己是谁了。

4

1988年初春，多年没下过大雪的四川盆地洋洋洒洒的飘着鹅毛大雪，傍晚地下就铺起了几指厚的白雪，惊喜看风景的人们也被冻得缩回了家里。而吴德仍在贡城呼啸的山风里奔走和咆哮着。接着狠狠关掉大哥大，奋步向宾馆奔去。他脸色阴沉而惨淡，薄嘴唇紧撮，长长的像个鸟喙，他大喊大叫像隋唐演义里的李元霸，有气吞山河以锤击天的霸气。刚接的几个电话都在说：“他又被免去厂长的职务，要他务必五日内回厂交接手续。”正在谈判上4000吨新工艺协议的紧要关头，这真是当头棒喝，背后毒手。他气得血压升高，薄唇青紫，荔枝眼红彤彤的，要不是在千里之外，他真会像大海啸一样席卷那帮鼠辈……

早晨，还没起床又是几个电话：“村长甄希有率部分村民封了财务室和厂长室，命令各主任科长交钥匙，外聘者走人”；“新厂长齐方已到厂办上任。”他火山爆发一样吼着：“坚守阵地，寸权不让，寸利必争！他能咬掉你鸡巴毛吗？”他大吼几声又把大哥大扔开好远：“打黑枪，下毒手，啥球玩艺儿？”他在房间里不停的转圈，一支接一支的扔着烟头。叮铃铃，叮铃铃，他那扔在床头的大哥大又在不停的吵着，他抓住手机像要捏死小鸡似的狠捏着：“说，又啥毬事？”“厂长，不好了，村里群众把苗圃里的鲜花都抢走了，这会儿又来抢劳保库，礼品库了！82年水灾中我们把劳保库礼品库全打开给他们吃穿解饥寒，他们不仅不感恩，这会儿又来抢仓库了……”“好，好极！”他蹦着跳着，荔枝眼射出红紫的光，他知道对方已被他的冷漠惹火了。他像闻到战火硝烟和血